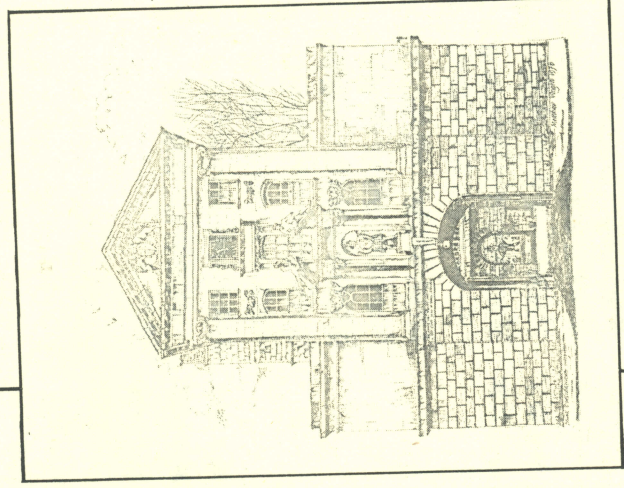


台北 倫敦

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當我還在母校附設醫院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的時候，我通過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有機會出國進修「臨床藥理學」兩年。

所分開，成爲兩個獨立的系統，臨床學科不授予學位，授予學位的全是基礎學科。這和教育部希望我正式註冊爲攻讀學位的研究生，我自己又不希望與臨床脫節的願望頗有出入。而英式體系，臨床研究也有研究生的訓練制度，「留英」便對我產生很大的吸引力。當我進一步了解，臨床藥理發源於英德，目前新藥的發展，歐洲國



英倫去來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的亨利八世紀念大門

本來我早有國外留學的打算，所以GRE、TOEFL和ECFMG都考過了。一得到教育部的錄取通知，便以「地毯式搜索」的方式，向英美兩國，設有臨床藥理學科的四、五十家大學醫院，發出我的申請函。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倫敦大學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Turner教授，便來信歡迎我到他的醫院去。以後我陸續收到十多位教授的來信，表示願意接受我的申請。

首先，我面臨「留美」或是「留英」的選擇。先父早年留美，我對美國的狀況，特別是他的醫學教育，並不陌生，美國的臨床訓練與大學研究

家因爲沒有美國FDA的重重限制，顯得更活潑，更有彈性時，我終於下定決心，婉拒許多美國教授的好意，朝向英國發展。必需一提的是，我覺得國人留美日衆，留歐的機會不多，想藉這個機會，在歷史悠久，文物昌盛的歐洲住上兩年，接受西歐古典文明的洗禮，也是我選擇留英的一大原因。

接受我申請的英國學校除了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外，還有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的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和Royal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等。我到圖書館翻閱近年的「英國臨床藥理雜

兼任內科副教授。

◆作者：洪傳岳，醫科第九屆校友，英國倫敦大學博士；現任榮民總醫院心臟專科醫師，國立陽明醫學院

發現Turner 教授所指導的論
，可能引起我的興趣；而且 Tu-
教授，回信最迅速，條件最乾
，最熱忱。更重要的是他答應
一九八〇年四月春季班入學。當
紀獲知，一九八〇年九月，全英
留學生的收費，要大幅上漲。
九月入學，一年單是學費便要
鎊（一鎊約合台幣七十元），

倫敦繼續深造。我連夜趕到高雄，在
李醫師的家裏，對美 英國、倫敦及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得
到進一步的了解。這是此後數年，我
得到李醫師一連串指導與協助的開始
。

辦理出國手續的階段，附設醫院
內幾位僑生醫師，給我許多英國的資
料，使我留學準備工作，更為充分。
比如我在抵達英國前，已辦好General
Medical Council 的登記，到達英國
後，可以馬上接受 registrar（相當
於資深住院醫師）的職位，不必像其
他的外國醫師，花費許多時間，參加
PLAB Test（相當於美國的 E
CFMG）。

一月中旬，牛津大學的 Graham-
Smith 教授，正式接受我的申請；對
牛津的嚮往，幾乎使我改變初衷，想
放棄倫敦改赴牛津。幸好有幾位曾在
國外久住的師長，告訴我臨床醫學有
別於純學理的研究，大城市病例集中
，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觀摩學習；加上
留學生飄洋過海，已夠孤單，住在學
目無親的城鎮裏，更為寂寞。不如到
倫敦，一方面有中國同學照應，一方
生活上多調劑而富變化。我接受了他
們的勸告，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的分
析真是中肯而實際。留英期間，我有
機會在牛津的一所學院裏小住，親身
體會牛津的古樸厚重，也算一償我對
牛津的嚮往。

二月下旬，我從英國航空公司領
得英國簽證，三月便和內子富美，搭
機離台，先在義大利旅行一週，再轉
倫敦。當我們在香港機場轉機時，遇
見我的同學于滙一醫師。他是港僑
畢業後到紐約學小兒科。我在機場遇
見他時，他剛回香港休假。今年夏天
，我由英返國，進入榮民總醫院工作
；他也完成美國的訓練，申請到榮總
小兒科担任專科醫師，但是我們彼此
並無聯絡。在榮總的走廊上不期而遇

獨立系統，臨床
授予學位的全是基
育部希望我正式註冊
醫生，我自己又不希
望頻頻有出入。而英
兒也有研究生的訓練
對我產生很大的政
了解，臨床藥理發
藥的發展，歐洲國

去來

ew's Hospital』
紀念大門

D.A 的重重關，
性時，我終於下
美國教授的好意，
需一提的是，我覺
留學的機會不多，
歷史悠久，文物昌
，接受西歐古典文
選擇留英的一大原
英國學校除了 St.
Hospital 外，還有
學的 University
和 Royal Post-g
School 等。我到
「英國臨床藥理

時，我們內心都有說不出的驚喜。內
子富美在倫敦滯留一週便離英回台，
一直隔了八個月，即該年年底，我們
才得以在倫敦團聚。

倫敦

倫敦大學，大概是全世界組織最
複雜的學校。她有許多學院，如帝國
學院、大學學院、瑪麗皇后學院等，
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文史、法商或理
工科系。另外還有許多獨立的單科學
院，如教育學院、政治經濟學院、公
共衛生學院等。倫敦大學有十二所醫
學院，每個醫學院都有自己的基礎醫
學、臨床醫學學科、教學醫院及研究
所。另外還有許多家單科的醫院，比
如小兒科、神經科醫院等等。所有的
學校科系，都受制於倫大校本部，有
統一的學制、章則與學位。倫大校本
部在倫敦市區中心，叫 Senate H-
ouse 二十層大樓，內部都是圖書室
與行政辦公室。倫大授予學位，統一
在皇家阿爾伯大廳（Royal Albert
Hall）舉行，這是維多利亞女皇為紀
念他的丈夫阿爾伯親王所蓋，也是倫
敦世界小姐選拔賽的會場，平時做為
音樂廳。

倫大醫學教育系統之複雜，可舉
一例代表。倫大的醫學院中，有一所
名叫「大學學院醫院醫學院」，初聽
之下，如入五里霧之中。原來倫大有
一所叫「大學學院」的學院，她設了
一所叫「大學學院醫院」的醫院，依
照「先有醫院，再有醫學院」的原則
，這所醫院所設的醫學院，便叫 Un-
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

St. Bartholomew's Hospi-
tal 簡稱 Bart's 成立於一一二三年

記我留學英國的經過與師長

□□洪傳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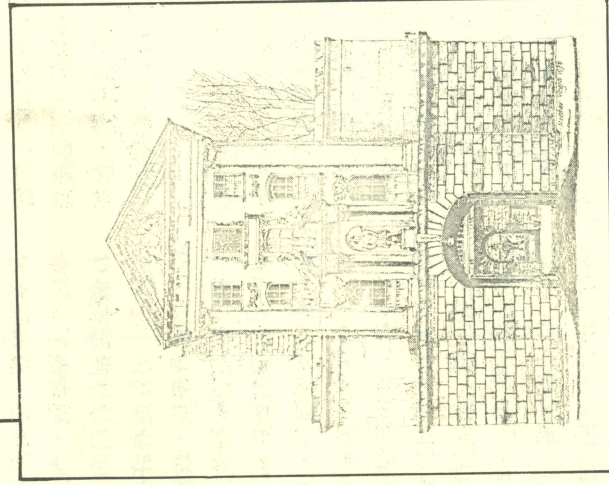
入學，則可比照舊生收費。雖然
一年的學費，不論數額多少，教育
總會付清，但是我若有必要多
一年時，四月和九月不同的收費，
或我自己的經濟負擔了；因為英
國大學，有一條特殊的規定，即剛
轉交多少學費，以後每年都交同
學費。基於這個精打細算的原則
，很快地辦理出國手續，希望在四
月回到倫敦。

技巧的我從病理科陳定堯教授得
，高華醫院婦產科的李昭男醫師
，近高醫婦產科主任教授）已在
Bartholomew's Hospital 進修
，並且剛好返國休假，即將再回

。是英國最古老，也可以稱得上最有歷史傳統的醫院。發現瘧疾是瘧蚊傳染的 Ross 爵士（全世界第二位，也是英國第一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奠定當代自主神經藥理基礎的 Dale 爵士（也是諾貝爾獎得主）都在 Ba-

才幹。

我的指導教授 Turner 醫師，年紀不到五十歲，指導論文三百餘篇。他在擔任 registrar（資深住院醫師）的時候，就發表了近十篇論文，登在著名的醫藥雜誌上，涉及的範圍從



rt's 讀醫學院。但是前者的研究，完成於印度及非洲；後者的成就，則建立於威爾康（Wellcome）研究室，所以 Bart's 內，見不到他們的紀念牌。相反的，發現血液循環論的哈維（Harvey），雖出身於劍橋，再習於義大利，但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乃在他擔任 Bart's 內科醫師的三十年間完成，所以醫院內到處是他的圖像，心臟科病房也叫「哈維病房」。由此可知，一個機構最值得引以為傲的，不單是多少偉人會由此出身，而是它能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讓實際在此工作的人員，能充分發揮他們的

心內膜炎、腎臟生檢、腸胃病、藥物實驗、腦瘤到頭骨的比較解剖都有。做完 registrar 後，獲得 Wellcome 基金會獎學金，到 Bart's 進修藥理學。他不用動物實驗，而以活人瞳孔及視力的變化，研究自主神經藥物對福神經系統的作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正是「臨床藥理」在英國萌芽時代，也是 Propranolol（Inderal）開始進入臨床研究的時候，他研究交感神經阻斷劑的使用，貢獻甚多，三十九歲就成為倫敦的正教授。英國的教授，位尊而權重，名額很少。比如申請英國的簽證，關卡重重，但是

教授簽名的信
請可，不需要
到教授，當然
分與才華，是
和 Turner

最可貴的，是
快，感到有希
生氣的人，也
，但是他對待
作上或生活上
，在歐美，A
Understanding
我感覺 Turner
，他經常外出
就有洲際長途
入膠著，他又
惡劣；但是他
的、輕鬆的
'使我覺得勤

教授簽名的信件，就等於正式的入學許可，不需要學校其他的證件。能請到教授，當然機會很重要，個人的才華，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

和Turner 教授相處中，我感到

英倫去來

最可貴的，是他那種自然使人感到愉快，感到有希望的性格。他不是個生氣的人，也絕不是個沒有原則的人，但是他對待屬下和學生，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會遇到的替人設想，在歐美，A Man of Great Understanding 是極推崇的褒獎之詞，我感覺Turner 教授便具有這種個性，他經常外出開會講學，每兩三個月就有洲際長途旅行；如果我的研究陷入膠著，他又剛巧出國，我往往心情憂劣；但是他一回來，就會用一種鼓舞的、輕鬆的，甚至帶有調皮的神情，使我覺得鼓舞，產生對自己的信心。

，再加上他在研究方法上給我新的指點，我往往很快的克服困難，向前進展。旅居國外，保持心情的穩定極不容易，而心情是否穩定，往往又是工作順利與否的關鍵。在這方面，Turner 教授的個性，給我很大的幫助。

耶誕節那天，人人回家過節，鐵路、公共汽車和地下車一律停駛，醫院內的病人，只要能回家的都出院了。Turner 教授住在倫敦西南郊，近希斯羅（Heathrow）機場，平時都坐火車到市中心的醫院上班。耶誕節那天，他冒雪開了一小時的車子，帶著太太和小女兒，穿著廚師的白袍，帶著廚師的帽子，在他所負責的病房內，替不能出院的病人，切火雞、侍奉聖誕大餐，講笑話逗病人開心，病人吃完了還收拾刀叉盤子，倒咖啡切蛋糕，他的太太女兒也參加幫忙。當天內子已回國，Turner 教授邀我到醫院用餐，所以我目睹這個不可思議的情景。英國是公醫制；醫院內醫師領的是固定薪水，教授不得私人開業。Turner 教授的成就與地位，完全是由他在學術上的表現而來，病人的「風評」對他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好處。英人少有私下評論他人是非的習慣，科裏同事對教授這樣的做法從無所聞，所以我想教授並非為沽名釣譽而為。

科內除Turner 教授外，還有許多英籍或外籍的醫師及技術人員，曾和我共事的同事，來自巴西、奈及利亞、南非、埃及、伊拉克、伊朗、錫蘭、印度、澳洲、法國、希臘、南斯拉夫、匈牙利、挪威和愛爾蘭。在我之前，東南亞地區受學於Turner 教授的，還有日本、香港、泰國和新加

坡的研究生。濃厚的國際氣氛，不同的背景、文化與民族性，相互了解、適應與交往的過程，使我在英倫的生活顯得更多采多姿。

在倫敦的兩年多，我曾三度遷居，其中住的最久的，是在倫敦城北景色幽美的Golders Green。當地有我國旅英僑領陳堯聖博士的住宅，博士四十年前在倫大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在外交界、僑務界服務甚久，現在雖已退休，對我留英同學，仍照顧有加；夫人的烹飪、更是享譽英倫。每逢過年過節，留英同學聚在博士家裏，夫人親手下廚，大家歡笑暢談，在我國同學稀少的英國，已是難得的盛會。陳博士夫婦的房子不小，但女兒長大，不在倫敦，所以我和內子向他們賃室而居；一直到內子離英返國，我才搬到市區中心，醫院附近供膳宿的一所醫師宿舍。在博士家中的一年半，除了留下我和內子兩人同甘共苦的溫馨回憶外，最珍貴的人，應該是博士所給我為學處世上的指導。博士出身於江南世家，少時在北平讀書，以後以學者從政，加上他在海外的閱歷，逸聞趣事，纏綿道來，與他閒談真是受益無窮。他終年煙斗不離口，我在英國所受的「噴煙教育」，竟多由他而來。

倫敦台北

外國學生在英國攻讀研究所，通常需先註冊為碩士研究生。但在攻讀碩士一年後，若成績不錯，可由教授推薦直攻博士，已花在碩士班的一年，列入博士班計算。無論是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至少皆需在倫大註冊滿

兩年才能獲得。如果大學畢業就進入研究所，依照碩士、博士的程序，至少要四年才能取得博士。有醫師資格者，大多可在註冊後一年轉入博士班。雖然註冊後滿兩年即可申請參加博士學位考試，這種情形是非常稀少的。依照一篇叫「How to write a Ph. D thesis」的文章說：「三年內要寫完博士論文都很容易」。寫這篇文章的 Chard 教授，即李昭男醫師的指導教授，也是我的口試主考官之一。在歐洲，某些國家授予博士學位，種類很多，水準不齊；至於英國，Ph. D 學位是一致而無旁門的。英國另有 M.D 學位，但只授給英國本土醫學院取得醫學士 (M.B. B.S.) 學位的醫師 (詳見拙著「簡介英國的醫學教育與醫療服務制度」，當代醫學第八卷第二期，九一～九六頁，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在倫敦註冊，次年四月在「英國臨床藥理雜誌」發表我的第一篇報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結束我的研究工作，把我先後刊登於英、德雜誌的八篇報告，整理成一本一百八十八頁的博士論文，連打字、繪圖、裝訂，於今 (一九八二) 年四月初送交倫敦本校本部審查，五月四日便通過口試，前後計兩年一個月；據我所知，在我國留英同學是項記錄。當我即將實現這個夢想時，回憶

數年來的心路歷程，內心至為激動；再想到這個過程中所得到的機會與協助，則自知應心存感謝。

口試通過後一週，我便取道希臘回國。我的兩年歐洲生活，由羅馬始而在雅典終。瞻仰了古希臘醫神 Aesculapius 的神殿，路經 Oedipus 王的 Thebes 城，在 Delphi 登上阿波羅的祭壇；至此我的足跡，已遍歐陸九國，滿足了出國前，接受西歐古典文明洗禮的願望；五月二十日返抵國門，十日後便到榮總上班。

回國後，許多同事朋友，問起我留學英國的動機與過程。就像我當年回到母校，以及後來投身臨床藥理研究一樣，留英的經過代表我自己內心的反覆斟酌，許多決定當時下的並不容易。提筆寫成一篇文章，一方面給自己留份紀念，一方面給朋友當做參考。

